

弘道錄卷之九

府一

仁

昆弟之仁

在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

前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無廢事也

錄曰通鑑前編云謂之氏者猶言朝代也謂此二朝有此十六人又謂之十六族而非一母四乳如周有八士之類也

或者不知以為二帝之子則高陽八子何其壽而高辛之八子豈皆堯之庶弟與觀者詳之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

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厚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手錄曰鄭莊之於叔段所謂藏怒者也晉獻之於桓莊所謂宿怨者也不惟藏怒也而

且誓母子城賴焉不惟宿怨也而且詛無畜群公子焉中庸曰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又曰父母其順矣乎然則不能親於微弟必不能格于頑嚚之心矣

詩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幾奄有四方

錄曰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釋之者曰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今觀詩人之詞

曰王季之所以友其兄者乃因其心之自然而不由於勉強然則太伯之所以讓其弟者又非因其心之自然而有待於勉強乎如此人何得而見亦何得而稱無俟隱微之一言而自明也

小雅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合德壽宜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錄曰二詩措詞切中漢七國之弊觀於淮

南好客楚元設醴何莫非孔燕也然無豈弟之德故終鮮樂壽之休厥後鑄山煮海招士納叛所謀紛紜疊出祇以速其亂士而已又豈但繼世而立猜忌之間而已哉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

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錄曰或問曰夷齊之讓國後世何以皆不

及乎愚應之曰事之無始於前者理則從天而出從地而生未有不善也有始於前者後必以人間之以心圖之萬有不齊也是故夷齊之於父命因事以制義而無心以收後世之效後人之於兄弟假義以興

事而有意以取古人之名此其所以異而召亂亦在乎其中矣

周書既克商二年武王有疾弗豫太公召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墮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為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祝冊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百公曰體王其罔害公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

廖武王既喪管叔得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避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公乃為詩以貽王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勤斯鷺子之閔斯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戎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錄曰王與叔維有君臣之分公以手足視

之則皆同也王死則代叔誅則忍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夫賸賸之與恃亂雖有親疎遠近之殊其動搖王室則一也是故丕子穆則民罔不抵禦子迪則民罔不悔然則植璧秉珪與破斧缺斨聖人宜有異心哉其哀我人斯易也則昏然也

又曰貽者流傳致達之稱流言之起茫昧無根未苟默而不言王室忽然有難誰其知之又誰其使之仁者固如是乎若但尚且而言懿親怒然無怒是忍也孰不可忍仁者不如是也今觀其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設使五尺之童聽之豈不知鴟鴞之惡不可逾而拮据之苦為可信哉此其感人之切矣翅忠誠懇至其於屬詞比事之間真如風之動物然則天之雷電以風

宣無由而致之手左傳晉以驪姬之難詎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立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至是趙宣子請

以括為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為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錄曰趙宣子之請族其感於姬之請嫡乎雖然宣嫡而趙族世括族而趙嫡工然則旄車安在哉公族安在哉是以君子貴於有子韓獻子告老將立公族穆子穆子有廢疾辭曰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請立起也起與田蘇游而稱好仁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為公族大夫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肯

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之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肯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之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肯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之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錄曰韓與趙三晉之巨臂也故獻子不肯趙孟以為知義起與盾巨室之木也故無忌不先韓起以為伏仁雖然義立而後仁顯嫡宣孟所以化穆子也族屏季所以感悼公也詩曰世之不顯厥猷翼翼其斯三晉之所由盛而曲沃之所由分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

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辜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錄曰宋宣之致國於穆公左氏以為知人公羊以為首禍將何所拆衷乎夫堯薦舜舜薦禹既聽命於天矣而朝覲訟獄謳歌未嘗不取信於民以至益之與啓則又不

然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蓋堯舜禹益之事由於自然之命天理之公耳此所以萬世而無弊穆宣夷馮之事出於好樂之情爾我之私耳此所以再傳而不終雖然孔父之受命賢於

趙普之再悞而子馮之居鄭愈於德芳之負約穆公可謂不負其初心矣

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日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宋襄公

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錄曰穆公舍馮而立與夷父子之分素矣所以卒致篡弑之禍目夷固請以立茲父兄弟之倫正矣所以獲成宋治之美然則

何必締讓以為義好名以相高乎要之父死子繼者萬世之常也兄終弟及者一時之變也非常非變亂而已矣

公孫敖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

襄仲聘焉登城見之笑自為娶之畫室奔莒以從已氏也魯人立其長子穀是為文伯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

錄曰魯文之世殺嫡立庶而乃有穀與難

之讓君子可以愧襄仲矣而卒不免於腐埋之難者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慶父之殺般及閔襄仲之殺惡及視一也然則雖欲不死焉得而不死

漢書河間王德武帝兄也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以金帛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世舊藏多奉以奏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悉皆先秦古文若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

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傳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未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服以聞曰王身端行治

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獻王

錄曰自西漢溺冠篤儒之俗與世傳諸侯王或數百率多驕淫失道悖亂凶惡無所不至豈天之降才爾殊哉其所以陷溺其

心者然也彼儒者誠何負於天下乎二帝三王所為以標準後世者具載于書此其身端行治温仁恭儉視彼安於鳩毒利於危亡者何其懸絕哉史稱大雅卓爾不群河間近之嗚呼可謂仁矣

後漢書東海恭王疆郭后子明帝兄也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疆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以奉養母氏光武不忍遲回者數歲至十九年六月詔以皇太子疆崇執謙退父子之情重違父之其以疆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

袁宏論曰東海稱藩謙恭之心猶亮明帝承統父子之情愈篤雖與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然也

錄曰愚觀承運迭興之主每事鑒于已然其易太子正以推時之艱也有如明帝之賢而不預定於先漢將復不震乎厥後永平元年疆果以病薨帝已親於將然矣而能卒全因心友子之愛殆詩所謂篤慶者歟

東平憲王蒼明帝弟也明帝甚親愛之永平十一年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懷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傳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

我心日者問王慶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錄曰東平之樂善千古之策談也夫諸侯皇皇皇皇者美也美者善信充實之謂也

彼以招致游士聲名聞望昭著顯明者皆非善信充實之謂也矧作金龜玉鶴刻符造瑞者乎帝之大其言良有以也或曰為善最樂者蓋無所為而為無所為而為則亦何用而不得哉

姜肱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家世名族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適往就室肱博通五經無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甚眾諸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

徵聘時人慕之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貌以聞肱匿於幽閣處以被韜面言感肱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錄曰肱之篤行而若是哉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肱可謂能慰母心者矣夫聖人

令人者廢之乎辭也祥輝覽代者微之乎色也隱哀原急者蒙之乎招也瓶罍豐耻者痛之乎往也是故母子異室兄弟同寢不廢辭矣母慈弟愛因心著聞不微色矣徵聘無聞黨禍無與不繫招美色香而終全體浩然不痛往矣賢諸孔門豈非所稱貧而樂者哉

按謝承書肱繼母年少性嚴肱感飢風之誼兄弟同寢不入房室以慰母心也晉書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虐使祥覽妻亦趨而共之祥喪父之後漸有時善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而不與朱遠奪及之自後賜祥

錄曰愚觀承運迭興之主每事鑒于已然其易太子正以推時之艱也有如明帝之賢而不預定於先漢將復不震乎厥後永平元年疆果以病薨帝已親於將然矣而能卒全因心友子之愛殆詩所謂篤慶者歟

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虜孝友恭恪名亞於
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先是呂虔有
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苟非
其人刀或為害虔謂祥有公輔之量特以與
之祥臨薨以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後

果奕世多賢興於江左覽六子裁字士初撫
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侍御史會字士和侍
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彦字士治中護軍琛
字士璋國子祭酒裁子導為名宰相
錄曰祥之事親無所遊覽之事兄有可委

父之失愛有所為母之殘虐無所因卒能
使孝子悌弟萃於一門積祥和氣觀於後
世此乃天假之以成二子之名且以延東
晉數葉之祚也持以呂虔之事未能盡信
然亦豈非牛金之祥乎元雖膺命導實啓

之其兆已先見矣豈非順德之所感哉
舊唐書宋王成器申王成義玄宗兄也岐王
範薛王業弟也臨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
近古無比聖曆初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
五人分院同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

興慶坊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
為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
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時聞諸王音樂之
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讌或便幸其第賜金分
帛厚其歡賞宋王尤恭謹畏慎未曾干議時

政及與人文結故上尤愛重之嘗與書曰魏
文帝有詩云西山一向高處處常無極上有
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
色服藥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每思服藥而
生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昔陳

思有起代之才堪經綸之務文帝乃絕其朝
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
神光之効耶虞舜至聖象象傲之愆此為帝
王之軌則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歎歎者也頃
因餘暇得此神方今分此藥願與兄弟等同

保長齡永無限極
錄曰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
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
德大得志也玄宗功大德尊而五王虛中
順應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手足

相孚心氣相應友于之意油然而生當是
之時社稷永安蒼生悅豫大善而吉不問
可知矣夫既至誠懷吾之德是以展布謀
猷恢張治道大君之志暢然得伸此開元
之政並美於貞觀也夫何間然之有哉

唐書張公藝九世同居比齊隋唐以來皆旌
表其門閭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
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
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不
協由尊長衣食或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

行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
道雍睦矣
錄曰忍者其不忍之心乎不忍之心天心
也九世之族天性也以不忍之心加於不
可易之姓其視九族猶一人九世猶一日

也何不可共之有哉若徒以強制為義而
無惻怛慈愛施行於其間則斯忍也其刃
心之刃乎張公之意殆不知是也
元德秀字紫芝為人質厚少緣飾以不及親
在而娶遂不肯好人謂不可絕嗣答曰凡有

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及兄子長將為娶家
苦貧乃求為魯山令玄宗在東都誦五鳳樓
下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會集德秀
達樂工數十人連袂歌于為帝聞而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哉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

府一
三

者歲滿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居之不為墻垣
為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饗陶然彈琴以
自娛充善文辭房瑄每歎息曰見紫芝眉宇
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語人曰吾不幸
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第結哭

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
而不知情之至天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
死無餘人情所耽溺喜愛大夫皆無之生六
十年不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
十歲之童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

哀之以戒荒淫貪倭綺紈梁肉之徒耳

錄曰愚觀魯山之為人攸然若太虛無一
塵之翳浩然若澄淵無一沙之滓其躬自
孔其兄之子充曠古罕所聞見要不可繼
故亦不錄然晉史稱第子綏服攸喪三年

而唐史不著魯山兄子之名亦無制服之
義乃特述次山之慟要之慟者情也服者
義也以慈養無後二義律之其當制服
明矣史果闕文也哉

宋史太祖皇帝性仁孝質自然弟晉王光

義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
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母對近臣言晉王龍
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能
及也

錄曰陳橋之變晉王與諸將先發後聞所

謂嘗始剪高也然則龍行虎步已著于日
光相盪之日而灼艾分痛又驗其太平福
德之語至於斧聲燭影僧文瑩輕信以悞
李燾李燾傳疑以悞胡陳二子故丘瓊山
特據正史以明其誣愚以為後世所以證

府一
十四

成太宗之惡者祇以後日慶弟之薄故先
疑其待兄之心覺姪之情故傳致其弑君
之罪其實太祖仁孝自然縱有不肖何忍
遽至此乎此錄據理為正故因為之辯
范文正公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

汝母躬執爨而吾親其肯未嘗克也今而得
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
所最恨者以令若曹饗富貴之樂也吾兵中
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
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

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也且自祖宗承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饗富
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
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
盡以餘俸置附郭營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

云

錄曰此文正未達之所志與已達之所施
自書契以來惟此公能擅其美愚嘗推其
所以然者其說有四一曰存心之公二曰
奕世之賢三曰風俗之厚四曰君德之隆

府一
五

蓋自其為秀才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有此識見而後能有此度量
此其存心之公一也以純仁等為之子其
繼志述事有不能以公之心為心者乎此
其奕世之賢二也今置附郭營稔之田千

畝不惟忌毀日招且恐多事未免指以粉
蒙混以債負限以徭役擾以逋負何所不
有豈能安枕高卧而饗高義乎此其風俗
之厚三也况公之立朝剛毅正直旅進旅
退未嘗依阿取容若非遭遇至聖之主安

能始終自保以瞻族入乎此其君德之隆
四也後世不幸或宗族爭長競短或

甲是乙非或逢時縮首浩嘆或遭變甘

陸沉區區企仰古人安能及哉此其存心
公私之所攸分子孫賢愚之所攸別風俗

美惡之所攸殊世道升降之所攸係不但
周急之一端而已也

司馬曰弟友愛篤至且年將八十光奉之
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以頃則問曰得無
饑乎天少冷則撫其背曰衣得無薄乎光後

居洛曰居夏縣有園沼勝樂光歲一往省且
亦問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且
有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且引
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
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光乃幡然就道六

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言皆欣然
稱曰曰長者之言也

錄曰同人之卦二以得位得中而上應九
五其光之謂乎五以剛健中正而下應六
二其旦之謂乎故一則離明致主為天下

之快觀一則中誠格物伸天下之大誼百
世之下可以觀矣

伊川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
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
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

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
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
蘊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
以形容其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
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

言有物而動有常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
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
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以
來未有臻斯理也

錄曰大畜之為卦也剛健為實光輝宣著

故以伯淳之至德不為徒說以正叔之至
文不為濫美譬如慶日祥雲瞻之則見其
光被四表和風其雨沐之亦可以澤潤四
方立德立言無以踰此

四明誌

國朝楊文懿公兄弟由大父棲芸生三子自
懲自念自志自懲彌梅讀子即守陳官至吏
部侍郎守吐官至南京吏部尚書自念彌見
素子守隨官至工部尚書自志彌韋庵子守
隅官至廣西右布政孫茂元利部侍郎茂仁

四川按察使又皆文懿公子也棲芸通易書
詩三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剛方踐履
誠確晚年進德彌篤更彌思誠文懿彌鏡川
第彌碧川天性孝友待諸弟怡怡相師友遠
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四明

自楊慈湖師象山黃東發師考亭皆卓然知
體立用行顯微不二之義學者尊之而栖芸
實嗣其傳至文懿益充大之其始則抱遺經
以求聖人於言表而不以訓詁詞章為辭故
其持已律家居官接物視老壯如一日而不

錄曰大畜之為卦也剛健為實光輝宣著

少肆其子弟皆謹守禮法不屈子不義而以古人為必可期也公嘗力辭部事曰吏部進退百官眾怨所集閣望如王恕尚招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又言君可變史不可滅前時史臣不記建文君事遂使革除數年朝廷

一切政事及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聞及今采輯尚可補國史之缺景泰已復位彌實錄猶書邸戾王是宜改正及舊例群臣章疏留中者皆不得書乞悉付史館皆名言也

錄曰宋潛溪之不肯任輔相楊鏡川之不肯任吏部皆吾游道學之儒庶幾克已自盡者于今罕見其儔矣錄之

弘道錄卷之八

府一

十八

弘道錄

仁

府二

朋友之仁

通書周子曰道高德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道高如天者陽也

府二

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錄曰此萬世實師之分與堯舜同其尊榮故宰我曰夫子賢於堯舜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未嘗直擬之以太極也果

有說乎夫易更三聖圖始濼溪發先天後天之蘊與者孔子也發孔子太極之蘊與者周子也是故太極之未判也混沌不識不知之中而極乎無聲無臭之妙而其已判也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乎形氣已具之內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也孔子何以為太極乎方其未發也仁義禮智之性混然在中無所不有及其已發也中正和樂之德隨感而應無所不宜實一誠之權輿萬化之臺鑰也就其光輝發越而

言天以陽生萬物其道顯夫而聖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有所窮盡乎自其靜深

有本而言地以陰成萬物其德微矣而聖人肫肫其仁淵淵其淵何有所止極乎四時行焉者春夏秋冬也予以四教者文行忠信也其所以因材而篤物各付物五行

之生各一其性也是故合而言之全具乎夫子之身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曲成於物物之由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而所以賢於堯舜者正以其教化之無窮也

所以自生民來未有者亦以其道德之高厚也言雖殊而理合轍三子者一而已矣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錄曰此孔門言仁之始所謂徹上徹下故也夫天下歸仁堯舜之事業也無一人不得其所以無一物不在性分之內所謂放之